

#1

批评家永远是现实的对头 Critics are forever Opponents against Reality

□彭德 Peng De

Criticizing, like flattering, is great challenge to one's personality. Human are born tired of criticizing and fond of appreciation. Facing criticism, a child would get annoyed probably, if not burst into tears. Adults take criticism to heart because they have reason. I often ask myself: do I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ze others? Can an imperfect individual criticize another one? I've been trying to fade out of the field in recent years, but unexpectedly I attended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Art Critics this year. I failed to resist the impulse to doubt and question. A leopard cannot change his spots, you know. It's critics' nature to be particular.

批评家永远是现实的对头

狭义批评（质疑与指责）同阿谀奉承一样，都是对当事者人格的尖锐考验。人的天性反感批评，喜爱赞扬。小孩对待批评，不哭即恼。接受批评是大人的事，它是理智的反应。常常想：我有权力批评他人吗？一个有局限、有毛病的个体能批评别的个体吗？十几年来，我总想淡出批评，不料今年又重回老巢，参加了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一开会就容易发作，控制不住质疑与指责的冲动。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吕澎打来电话，听说我今年参加了几次美术批评会，表示我不坚定。所谓不坚定，是对我隐居状态不单纯的质疑。隐居是批评的休止，人生的另一种体验。不过隐居不是我生活体验的全部。做人的极端状态是宗教生活，一辈子停留在别人的脑袋里。我不是宗教信徒，处世不爱死守一端。吕澎说他不赴会，原因在于总是唱反调，让别人不高兴。唱反调是从事狭义批评者的天职。只要充当这样的批评家，就永远是现实的反对者。曾经我们最严重的思想问题是“对现实不满”，因而当时没有批评而只有赞扬。赞扬的结果，每况愈下，不堪回首。

现实是什么？

上期《十日谈》我说“批评家永远是现实的对头”，天乙先生认为“现实的对头不是批评家”（文章附后）。天乙写的是论文，我写的是随笔。随笔如同同仁之间的知心话，点到为止，不需要上下文。论文讲究面面俱到，逻辑严密，因而雅昌艺术网天乙博客上的文章比我谈得具体深入。这个话题还可以推进，天乙论述得有条有理，但理论框架却属于经典哲学。比如“物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等两两对应的概念，都是经典哲学术语。由于概念过于简约，经典哲学在当代思维中已被国际哲学界和美学界悬置了。波普尔把世界分为三个层面：世界一指自然物，世界二指别人无法感知的思维状态，世界三指人造物。这种分类法依旧简约，但比两分法容易说明问题。按照他的分类，批评可以分别存在于世界二与

世界三之间。用报刊、互联网或口语发表出来的批评属于世界三，它们是实在的；在大脑中闪现的、酝酿的批评属于世界二，它们是私密的。克罗齐认为艺术家的“直觉即创造”，同理，批评家的直觉即批评。当你看到一件作品，刹那间心里一动，或者眉头一锁，或者视而不见，批评就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这种刹那间晃过的“批评”，携带着批评者的全部修养。我说的批评家，是指具有这种思维敏感的人物。他们的思维既可以说出来或写出来，也可以像哥白尼一样缄默不语，还可以像隐士一样用生存意向表示对流行作风的抵制。只要经常冒出与众不同念头，他就是“批评家”，就是现实的对头。我所说的“现实”可以望文生义：“现”是显示，“实”是实在。在专业平台谈现实，是指既成事实的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它们形成艺术界的主流与支流。这和天乙定义的“现实”不同，同《汉语大词典》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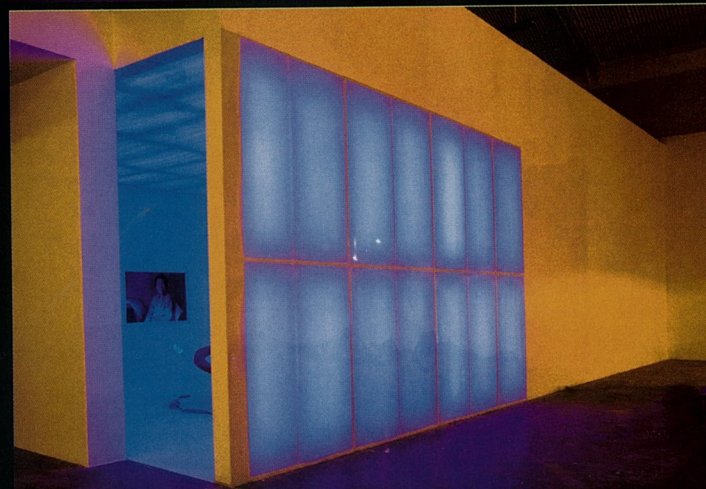
不合时宜的批评与批评家

狭义的批评是艺术现象的对头，也是批评家自我满足的对头。批评起着分清良莠的作用，当然也潜伏着扼杀新机的负作用。在人人都能从事批评的时代，自我膨胀的人性容易通过批评来显现，因而在艺术家的内心深处，批评家是不受欢迎的人。批评家这个称呼带有身份特征，但它不能永久保证当事人的品质。批评家一旦接受或参与现实，就表明他已经不再是狭义的批评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狭义的批评很多而批评家却比稀有物种还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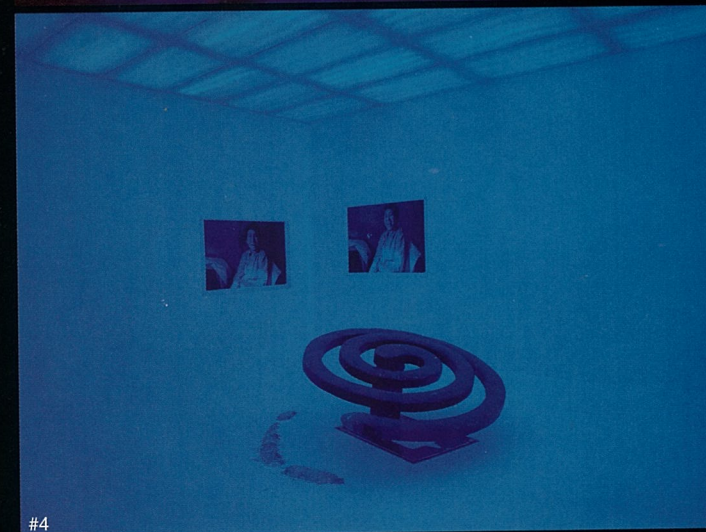
狭义的批评在社会与艺术的转型时期具有特别巨大的作用。在价值单一的专制社会，批评作为现实的异端，缺少生存的空间。比如在秦始皇的时代就绝少留下批评的声音。武则天建立大周帝国时，建造了几十米高的镏金纪念装置，号称“大周述德天枢”，当时官场的文人纷纷写诗赞颂；后来唐玄宗决定拆除时，官场文人立即众口一词地加以讨伐，这种讨伐不是批评而是讨好。集体讨伐，正是这种讨好的重演。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批评的声音往往会变成空谷中的回响。请各位扪心自问，每年拜读过几篇被公认为不错的批评文章？“中国美术批评家网”是中国美术界学术色彩最浓的网站，点击率却很低。它只能在专业圈发挥有限度的作用，以致批评家正在被描绘成自言自语的人。在轻视批评的人的议论中，批评家只是在一厢情愿地制造兴奋点而结果总是遭到冷遇或嘲笑。不过自从有了批评以来，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指责尽管比批评的声浪更高，但任何领域都不能缺少这个过滤机制。狭义批评会永远存在吗？会。因为它有存在的永恒前提，那就是人、人类及其艺术总想追求新鲜和完美。艺术作品作为时代的心声，它不能不接受批评的考验。被批评打不倒的艺术才能传之久远。今天的中国美术界，当具有压倒多数的舆论在嘲讽批评家的“愤青”作风时，需要检讨的正是这种世俗舆论而不是批评家。批评追求的是良知，对于从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业的人，一个健全社会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支持而不是否定。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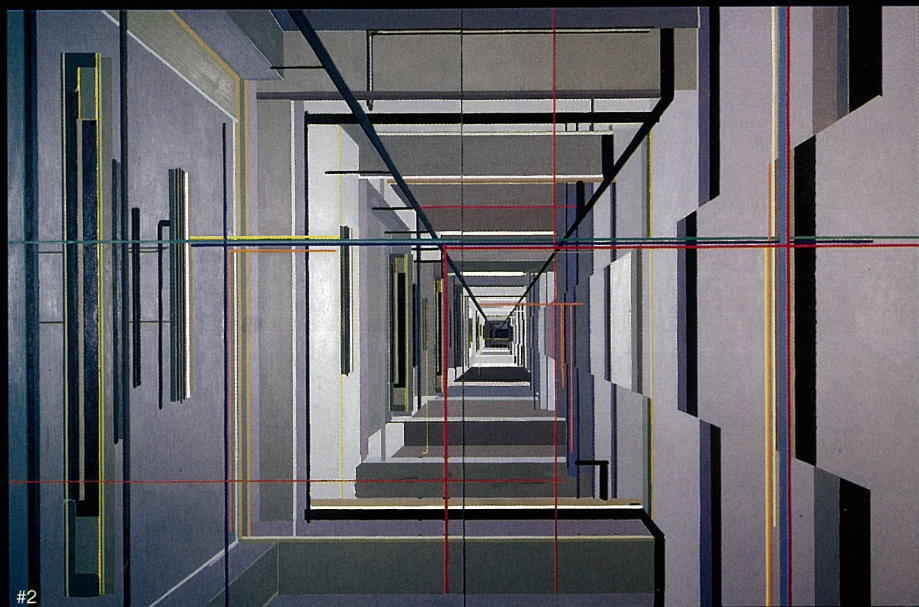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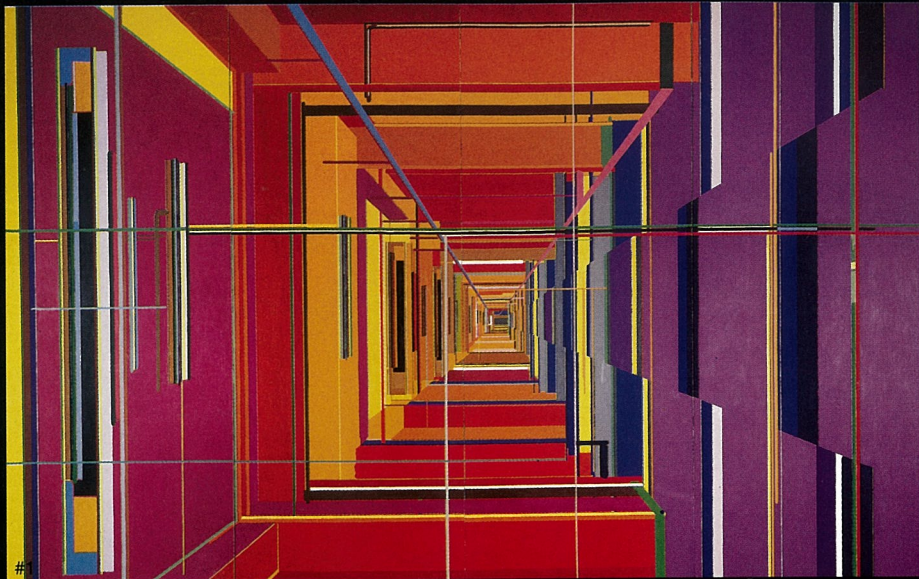


#3



#4

- #1 无题 装置 李晖 (图片由唐人画廊提供)
- #2 F1 装置 李晖 (图片由唐人画廊提供)
- #3-4 碎落的、散逝的 仇晓飞作品现场 (图片由U空间提供)



#1

〔附录〕
现实的对头不是批评家
——致彭德先生
天乙

读彭德先生《批评家永远是现实的对头》，认为其中有些议论存在疑点，特提出来与彭德先生商讨。

1. 现实的对头永远不是批评家。所谓现实，可以理解为一切实在，既包括物质存在也包括精神存在，那么，批评和批评家也应该包括在现实之中。从理论上说，现实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我们所描述的现实或者我们所批评的现实是发展进程中某一特定的静态断面。如果现实发展了，随着时间演进，现实发生了改变，于是产生了新的现实。批评家对于现实的批评，恰好是这些静态断面或者其中的某些局部。从广义上讲，批评家包含在现实之中，即便批评家批评的那些“现实”不包含批评家本身，批评家同样不是超越现实以外。同时，批评作为一种行为，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批评无处不在。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批评都是作为一种现实而存在的，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批评更是随处可见，社会批评，政治批评，艺术批评等等，它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

2. 现实批评的本质在于用一种批评家的理想状态或者近乎完美的判断去理解现实、审

视现实，通过打击、褒扬、质疑、辩解、指责、归纳、引申……等方式与途径，发现一般尚未发现的现实的价值或者谬误，促进现实主体的思想、行为等等可以影响现实的要素的调整与修正，促使现实更加理性，更加符合人们的共同愿望。从批评的存在价值看来，它的目的并非损毁与冲击，而是改善与推动。换句话说，批评和批评家并非以冲击和损毁现实为目的，而是以改善和推动为目的，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说，批评家肯定不是现实的对头。

彭德先生的文字其实说的是艺术批评的事儿，是现实概念中一个相当微观的范畴。即使在这样的范畴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艺术批评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将批评对象彻底毁损直至埋葬，而是通过对艺术作品或者艺术思潮、艺术现象等等元素的判断、辩解、剖析乃至打击，发现其中的谬误或缺陷等等影响其本身价值与发展的东西，使批评对象得以改善。如果批评家批评某种艺术思潮或者某件艺术作品，就成了批评对象的对头，那么，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事物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矛盾或者冲突中完成的？这样，这种所谓的矛盾与冲突本身就属于客观存在或者“现实”的范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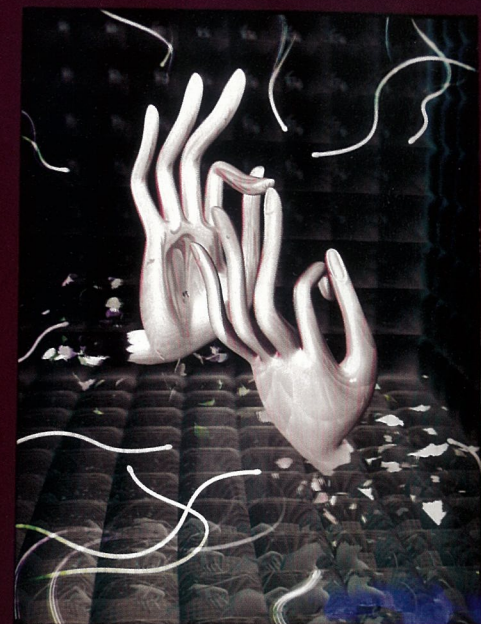
3. 批评的形式有很多，概括起来不外乎褒扬性与赞颂性的批评和质疑性与打击性的批评两类。一般说来，不少人认为褒扬性的批评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并且它是一种非常容易实行和容易导致不良倾向的批评方式。褒扬性的批评也是具有极大价值的形式，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包产到户”现象的批评，就起到了极大的社会进步作用。不可否认，褒扬性的批评在艺术批评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鉴于人们的普遍心理特征，褒扬性批评有利于批评诉求，突出和增加批评对象的价值，避免批评与批评对象的冲突，所以，局部出现人为拔高的颂扬性批评泛滥，这样，反过来掩盖艺术发展中的瑕疵甚至重大问题，危害现实的发展，此时的批评家才真正成了现实的对头。彭德先生指出的文革时期的赞扬与批评，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当然，彭德先生说文革“没有批评只有赞扬”也是不全面的。不要说文革中对错误的赞扬实际上就是对正确的批评，单是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等等，也应该是一种批评，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批评罢了，这样的批评就不会与现实发生冲突，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批评恰好使现实非但停止前进反而倒退，从而

成了现实的对头。

其实，在艺术发展史上，好多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与或批评或褒扬分不开，即便像梵高这样在当时甚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毁誉参半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也得益于或褒扬或损毁的批评，正是这些批评使他的艺术贡献与作品的艺术价值得以凸现。难道这样的批评（不管是毁损的还是褒扬的），就是梵高及其作品的对头了吗？

4. 现在说狭义的批评，就是彭德先生所指的“质疑与指责”。老实说，这样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根本属性，通过质疑与指责洞悉艺术行为或者艺术作品的种种缺陷或问题，揭露批评对象的反理性、反科学等等本质，达到鞭策落后艺术思潮，剖析错误价值取向，否定错误创作思想等等目的，没有任何问题。不可否认，这样的批评必定引起批评对象的反应，其中不乏憎恨、排斥、抵触等等情绪。但是，如果特定的艺术创作和作品的确存在问题，即便不加以批评，这样的问题照样存在，问题并非批评才有的，是有了问题才有批评的。所以，当问题和缺陷、瑕疵得到揭露与批判便把批评家作为对头者，自身便成了现实的对头，如果他是画家，就成了绘画艺术的对头，因为他阻碍绘画艺术健康发展，这时，批评家反而成了艺术领域的功臣。

5. 结论。以上讨论的问题，主要是A，批评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的认识。B，批评家的态度，批评家如果怀着一种道德意义的社会责任开展艺术批评，并采取合法、合乎道德规范的批评方法，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对头，当然，如果参杂着别的念头和目的，就另当别论了。彭德先生一度出现的“淡出批评”，“隐居状态”，实际上是对社会现实中某些错误批评观的忍受和退缩，这种很可能成为现实的对头的行为本身就值得批评。C，批评仅仅是一种关于批评对象的发现和观点，并不是绝对正确、绝对全面、绝对完美的，也是每个人的权利，所以，不管批评家是否有局限，是否有毛病，都是可以批评的。同时，批评家自身仍然有被批评的或然性与合理性，批评家也是批评对象。D，当然，批评家要比批评对象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没有一种执着的精神和耐性，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与社会责任感，没有善良的灵魂和社会道德水准，是很难成为一名优秀批评家的。QH



#3

Criticizing, like flattering, is great challenge to one's personality. Human are born tired of criticizing and fond of appreciation. Facing criticism, a child would get annoyed probably, if not burst into tears. Adults take criticism to heart because they have reason. I often ask myself: do I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ze others? Can an imperfect individual criticize another one? I've been trying to fade out of the field in recent years, but unexpectedly I attended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Art Critics this year. I failed to resist the impulse to doubt and question. A leopard cannot change his spots, you know. It's critics' nature to be particular.

#1-2 徘徊者 图片 刘桦(图片由U空间提供)
#3 Disclosure 3D摄影 洪东禄(图片由唐人画廊提供)